

## 13 介乎武汉与上海的失意

剧目：《介乎武汉与上海的失意》

作者：严昊天

关键词：家庭，疫情

剧目简介/梗概：

新年到来之前，来自武汉的女孩 Nana 受雇假扮蒋桦的女友到上海过年，却因突如其来的疫情返乡无望，与蒋家母子困在同一屋檐下，度过新年。年夜饭、封门、买不到的汤勺、考研的决定、虚拟直播间、绘画的理想、母子的冷战、误会的喜剧……孤独与隔阂，以及短暂的依靠与信任，一切交织在一起，构建出一个时代的复杂切片。

预计演出时长：90 分钟

演员人数：2 女 1 男

创作年份：2021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作者联系方式：zoo1136111

该剧本来自【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www.youtheatresquare.icu](http://www.youtheatresquare.icu)

# 版权声明

本作品著作权为严昊天本人所有，下载本文件者，视同已阅读该声明，如不同意，应自行删除本文件。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本剧作者享有该作品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

-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二、本人下载该作品仅作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之用，本人知晓并承诺，未经作者许可，本人不对下载的文件进行复制、传播（包括信息网络传播）、出版、排演、改编、汇编、翻译，或侵犯其他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

三、本人承诺，如有下列侵权行为，本人将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一切民事责任：

-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 （二）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该作品上署名的；
- （三）歪曲、篡改该作品的；
- （四）剽窃该作品的；
- （五）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
- （六）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 （七）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如侵权者侵权行为同时侵害公共利益，平台及作者将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反映，由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者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或处以罚款；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对于情节严重的，平台及作者将向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下载者若侵犯作者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五、若因该下载文件发生纠纷，本人同意案件由原告所在地的，具备管辖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法院管辖。

# 《介乎武汉与上海的失意》

严昊天

第一幕 蒋家客厅 除夕夜

舞台被划分为三块区域，舞台左侧前方摆着八把椅子，坐着七个戴面具的人，椅子边上立着一块牌子上书“多人厅”。舞台中央围着一扇又一扇门，门的中间是寻常的家居陈设。舞台的后方拉着厚厚的窗帘，窗外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楼上滚动播放着“武汉加油”的字样（这一块的布景用多媒体完成）。舞台上充斥着关于疫情报道和煽情诗朗诵。

（蒋玉禾上，将窗帘拉住，新闻报道声减弱。蒋玉禾穿过门坐到圆桌前，她一边张罗着包饺子的东西，一边跟蒋桦絮絮叨叨的。蒋桦蜷缩在沙发的在一侧看电视。Nana 站在多人厅的牌子旁边。）

Nana：我其实特别讨厌过年。（面对着观众，和蒋玉禾无交流）

蒋玉禾：其实人一辈子无非是求个团圆。过年真好，所有人都团聚了。嗨，尤其是今年格外好，我儿子还带了女朋友回来。（冲着蒋桦唠叨）

Nana：对于过年件事，我像是叶公好龙。怎么说呢？就是过年前的日子，总是在盼着，期待着，想着过年了一切都好了，想着过完年一切都翻篇了。就好像一年的辛苦，都能在这一天释放。

蒋玉禾：其实我也没催他找女朋友。我又不像别的父母那么专制，我特别开明。过年嘛，其实什么都不重要，包一顿蛋饺，家里人一起吃吃，就挺好的。可惜我儿子，不怎么会包蛋饺，每次我喊他帮忙包出来都歪歪扭扭的。不过嘛，我儿子是画画的，是丹青手，你晓得吧，搞艺术不会这些粗活很正常。

Nana：但是并没有，过年这件事，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帮助。甚至到了明天，也就是初一，你会发现一切还是跟以前一样，什么变化都没有。

蒋玉禾：其实吧，一开始我儿子说要去学画画的时候，我不是特别支持。但是，我们做父母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理解，所以就不支持的嘛。还好现在出息咯，在北京工作，一切都顺利。（冲蒋桦）不过现在真是好起来了，慢慢也要成家了。

Nana：小时候，每年的初一，我都会拿到很多红包，可是我也高兴不起来。就是，你觉得你

得到的和你期待了很久的喜悦不一样，比不上。可是，我又不能太难过。因为我从小到大，如果不开心了，或者说不那么开心了，我妈妈就会觉得很奇怪。她就会问我，是不是考试没考好？是不是和小朋友闹别扭了？到现在变了，变成了是不是工作不开心？就好像，不开心就一定要有一个原因，哪怕编一个，也行。

蒋玉禾：不过，我觉得，我算是开明的咯。我也没催过他什么，他除了不爱讲话，其实特别懂事，什么年纪做什么，自己都好了，从来都不要我催。是吧，桦桦。

Nana：所以，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得开始装成一个特别高兴的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高兴给他们看，不过，在这期间我也获得一些快乐。有些事情，装着装着就当成真的了。（这时候才融入舞台）

蒋玉禾：今年，带了女朋友回来啊。是真的好，真好，突然觉得孩子就一切都顺理成章的长大了。桦桦，你看到我汤勺了吗？

Nana：蒋桦，明天我一定要走了，装女朋友就装到今天。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不到票，是不是你家里的 Wi-Fi 有问题？我昨天直播也特别卡。

蒋玉禾：桦桦，帮我找一下。

蒋桦：嗯。（有气无力）

Nana：蒋桦，你帮我看一下网络。

蒋桦：嗯。（敷衍）

蒋玉禾：桦桦！

Nana：蒋桦！

蒋桦：嗯。

蒋玉禾：蒋桦！能不能别看你这些小人画了。

Nana：蒋桦！

（两人声音变大，蒋桦被吵到）

蒋玉禾：蒋桦！能不能别看你这些小人画了。（说着起来把电视关掉了）

蒋桦：干嘛啊！我说了多少遍这是动漫，不是小人画。大过年的，这么大声喊我，叫魂啊？

蒋玉禾：呸呸呸，别乱说话，大过年的。我问你看见我汤勺了吗？准备包饺子了。

Nana：阿姨，别生气，他就这个慢性子。

蒋玉禾：你不知道，我那个汤勺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这边根本买不到顺手的，我用了几十年了，可不能丢了。

蒋桦：怎么可能丢？你又不会带汤勺上街，不就在家里嘛。

Nana：实在找不到，要不然先买一根凑合一下。

蒋玉禾：买什么买！（生气，转而堆笑脸）不是，我是说，我已经用了很久，买不到顺手的，你明白吗，就是感觉要是换了汤勺，我都不会烙蛋饺了。

Nana：实在不行，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吃饺子。我们家那边其实都不怎么吃饺子。

蒋桦：不包不行吗？你忙活半天跟外面的买的有什么区别，小区菜市场好像最近还在打折。

蒋玉禾：那就是给你这种便宜货吃的。我们家多少年了，每年都包的，你女朋友那么远过来，我想给她尝尝妈妈的手艺嘛。

Nana：阿姨，别生气，他就是这个性子。

蒋桦：我什么性子？你在这里当什么和事佬？

Nana：啊？（忽然意识到什么）哦。阿姨，丢了就丢了，汤勺这东西也就是块铁。

蒋玉禾：你们小年轻懂什么？你，蒋桦，我教你包了二十年都没学会，你能学点什么好？

蒋桦：我干嘛要学？

Nana：阿姨，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您不是很开明嘛，别跟他计较。

蒋玉禾：（忍着生气）是，我是很开明。你们年轻人不在乎传统无所谓，那我现在喊我儿子帮我找一下汤勺有问题吗？

Nana：没问题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蒋玉禾：那你~

蒋桦：都别吵了，是我不好。妈，你仔细找找，我才回家里几天，我哪知道啊。你先找找，我跟Nana说点事。

（蒋桦把Nana拉倒一边小声嘀咕）

Nana：干嘛？我现在买不到车票回去，你别给我出幺蛾子。

蒋桦：我看新闻说现在新冠病毒的疫情真的很严重，你要不然还是先别回去了吧，真的挺危险的。

Nana：蒋桦，你什么心思我看不出来？你要哄你妈，我不用回去看我妈？

蒋桦：你不要以女人心度君子之腹。我是真的担心你，我可以加钱。真的，多少都可以。

Nana：多少？呸。不是这个问题。我真的得回家。你不能为了你们家的团圆，我不能团圆吧？我又不是真的你的女朋友，我只是收了钱来给你假装当女朋友的。

蒋桦：小声点。别让我妈听见了。

Nana：你妈倒是涵养真的蛮好，我昨天洗碗打碎了碗，今天又跟她顶嘴，她还能装的母慈子孝。她倒是真的开明。呵呵。

蒋桦：你就帮着哄哄她不好吗？

Nana：现在不是我不想哄她，你不觉得你妈太当真了吗？

蒋桦：当真了，有什么不好吗？

Nana：我是怕现在她有多喜悦，知道真相有就多难过。装的，永远成不了真。

蒋桦：说认真的。你给你家里打电话了吗？武汉那边，真的蛮严重的。

Nana：前几天打了。

蒋桦：这几天好像说要封城了。

Nana：不清楚。

蒋桦：你就不能多打几个电话问问？你这么一点不关心你家里人啊？

Nana：我怎么不关心！不是每个人都都要和你一样的家庭相处方式才叫关心。而且，我这不是想回去，被你拦住了吗？

蒋桦：得，又是我的错。

Nana：本来就是。你要是真的关心你妈，需要找个人假扮女朋友吗？你这不是欺骗吗？

蒋玉禾：（蒋玉禾在一边好像听到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加班？欺骗你们的加班费吗？我们可以去告他们啊。

蒋桦：嘘！小声点。善意的谎言，本来也没什么吧。

Nana：所以，你自己家里一笔乱账，就别来指导我怎么和家里人相处了。

蒋桦：得得。

（突然，东西掉落的声音，两个人赶忙来去查看。）

蒋桦：妈！怎么了

（蒋玉禾坐在地上，有点发愣，两人忙搀起她到沙发上坐下。蒋玉禾怔怔地看着远方。）

蒋玉禾：桦桦，我真的觉得我老了。

蒋桦：妈您哪里老啊，您身子骨可好了。

蒋玉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你想起你外婆了。

蒋桦：外婆？怎么突然又想到这么远了。

蒋玉禾：我的那个汤勺，是你外婆以前从老家带回来的。

蒋桦：老家？老家是哪？我们家不就在上海吗？

蒋玉禾：你外公外婆是从北方逃难过来的，我们老家在河南还是河北，我忘了。哎，年纪大了。不过，我从小也就在上海长大，所以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Nana：难怪您那么会做这些面食！

蒋桦：我倒是完全不知道了。不过说真的，现在哪还有多少纯本地人啊。

蒋玉禾：我就忽然觉得出神，你爸爸走了，我的父母也走了，你呢，也去北京工作了，我在这个上海，反而像个孤家寡人了。

蒋桦：您别这么说，我会多抽空回来看您的。或者，您跟我去北京也行。

蒋玉禾：老了。虎不辞山，人不辞路。我就觉得，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对以前的家族观念都不在乎了。不过，你知道，我对你一向很开明，你愿意在北京就在北京吧。

蒋桦：妈。

蒋玉禾：那根汤勺，就是你外婆传给我的，不知道用了多久。可能，也跟我一样老了，用不上了吧。

Nana：您真的不老，您走出去，人家都以为咱们是姐妹呢。

蒋桦：对啊，您可别伤春悲秋，您的日子还长着呢。

蒋玉禾：桦桦，有些话我跟你讲，你别嫌唠叨，我这两天梦到你爸了，他跟我说，他希望看到你早点成家。

蒋桦：妈，您扯远了吧。这哪儿跟哪啊。

蒋玉禾：我觉得有点奇怪，待在家几天了，也没见你们亲亲嘴拉拉手。

蒋桦：那，不是在你面前不好意思吗？

蒋玉禾：那你们亲一个？

（两个人正为难的时候，蒋玉禾突然抓起了Nana和蒋桦的手）

蒋玉禾：你让我说完。我自己在上海待了这么久，我是想明白了，什么都比不上一个家字。但凡有个家在这，你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心里有人记挂着，你就不是孤家寡人，你就是总在路上，看到树上开了朵花都能笑出来。

蒋玉禾：所以，既然娜娜来了上海，我看要不然你们把婚先订了吧。

Nana：阿姨，这我真的得跟家里商量好了，这么大的事。

蒋玉禾：娜娜你什么星座啊？

Nana：我摩羯座。

蒋玉禾：太巧了，我也是摩羯座，难怪我们脾气这么合得来。

Nana：这不是重点吧？

蒋玉禾：我知道，但是你跟蒋桦是师兄师妹，这本就是个缘分，这么多年一直联系也是真的因为冥冥之中你们互相吸引，大家也是知根知底的，订个婚，你们家也会高兴的。

蒋桦：妈，您说什么呢？现在什么形势？新冠肺炎这么严重，全国都不敢出门，那还有人有

心思管这些啊。朝不虑夕的，您别瞎安排了。

蒋玉禾：什么叫瞎安排？你懂什么？这样，娜娜，你打电话给你家里人，我帮你说，我看看他们同意不。

Nana：阿姨，别，我家里最近真的状态有点严峻，不适合。

蒋玉禾：打电话。

Nana：别啊，阿姨。

蒋桦：你要不打个问问？

Nana：蒋桦，你疯了吗？

蒋桦：妈，真的确实现在不合适。但是，你看吧，我和 nana 感情挺好的，订婚，也是个迟早的事情，但是得缓缓，等形式缓和一下。我呢，我应该上门去拜访一下他们家人，这样才符合礼貌，不是吗，您别想到一出就是一出，这些事情都得从长计议。

蒋玉禾：怎么从长计议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一点都不懂家庭的重要啊。你们整天就知道玩手机，搞什么直播，微信，这些都是虚的，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人生最快乐的就是和你爸爸一起养你的时候，可是这些快乐都来得太快，去得也缥缈。现在什么都是电子的，你们老了能留下什么缅怀的东西啊。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到现在连一张你外婆的照片都没有，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总是说忙，就打个电话，可是这些都是虚的，你懂吗？听妈妈的话，妈妈是过来人，你们就好好地订婚，过完年妈妈给你们张罗结婚的事情。娜娜啊，阿姨也绝对不会亏待你，阿姨存的钱都可以拿出来给你风风光光的嫁过来，绝对让你所有的亲戚都觉得羡慕。

Nana：阿姨，不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家在武汉，现在形势很复杂。等我，明天买到车票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再说吧。

蒋桦：是啊，还是得和他们家里商量一下。

蒋玉禾：确实，也是。你们家里人也不一定能来参加。唉，人的年纪大了，就特别惹人嫌。什么用处也没有。你看吧，今天想给你们包蛋饺，也包不成。先给你们把婚事定下来，也办不到。

蒋桦：你那个直播软件，是不是可以多人连线的啊。要不然我们办个网上订婚好了。妈，你看电子的还是有好处的。

Nana：你疯啦蒋桦，说什么鬼话。

蒋玉禾：好啊。其实定下来就行，仪式都无所谓，阿姨啊，明天就去给你挑个好看的戒指，怎么网上连线桦桦你自己看啊，阿姨去给你们把菜做完，饺子不包了，直接开瓶红酒，吃年

夜饭吧。

（蒋玉禾说着走去了出发，Nana 看她走了，捶了一下蒋桦）

Nana：我觉得你妈就是在借题发挥。还你是在玩我啊？我怎么跟我家里人说？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我突然要订婚？

蒋桦：我替你想好了，我妈也没见过你爸妈，你干脆找几个人演一下你爸妈好了，哄哄我妈不行吗？

Nana：我算是看出来，你们一家都有病是吧？这种事情是随便演戏的吗？你让我假扮女朋友，为了挣点钱我答应你了，你现在什么意思？

蒋桦：你就当安慰一下你受伤的粉丝呗。你直播的时候用什么萝莉音御姐音跟他们说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面包会有的。不也是一种欺骗吗？

Nana：那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这，跟你欺骗你妈完全不搭界好吗？

蒋桦：不都一样吗，营造一个充满期待和幻想的场景，让人获得快乐。

Nana：可是幻想是有限度的。我要摊牌了，我演不下去了，再演下去，我整个人都搭进去了。

蒋桦：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Nana：你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蒋玉禾喊人端菜。三人陆陆续续的端菜放满了桌子，开始年夜饭）

蒋桦：妈，您辛苦了，我给您倒杯红酒，我跟娜娜敬您一杯。

（觥筹交错）

蒋玉禾：我啊，不辛苦，我就是觉得，你能早点成家，妈妈就放心了。

Nana：阿姨，其实我想说。

蒋桦：娜娜想说单独敬您一杯。

（NANA 敬酒）

Nana：不是，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跟蒋桦是认识了很久不假，但其实并没有日久生情。

蒋玉禾：啊？

蒋桦：她的意思，其实是我对她早就一见钟情，我对她图谋不轨，我对她一往情深。

Nana：不是。

蒋玉禾：娜娜，你到底要说什么啊？

Nana：我想说我不是蒋桦的女朋友。

蒋玉禾：啊？什么意思？（酒杯抖了）

蒋桦：娜娜，你非要这样吗？这么快就要改口叫老公老婆了吗？

Nana：蒋桦，我演够了，阿姨，我告诉您，其实我是蒋桦请来的托，我们是师兄师妹不假，但是他只是花钱请我来演女朋友给您看。您今天，说到了要订婚的份上，我演不下去了。明天。我得回家了，不管怎么说，感谢您的宽带，我希望您一切都好。

蒋玉禾：桦桦，她说的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难道，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哎哟哟，我头疼。

（蒋玉禾头疼，蒋桦扶她坐到一边）

蒋桦：你非要这样吗？娜娜？说了帮我的忙非要弄成这样？哄哄我妈高兴有那么难吗？大过年非要弄得我家破人亡是不是啊？

Nana：你家破人亡？好笑。你妈跟我无理取闹，你也跟我无理取闹。我现在有家归不得，还真是我咎由自取了。

蒋桦：一家人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和和睦睦吗？非要把我脸皮撕开了？你自己跟家里关系不好，整天也不联系，现在假模假样地想回家来搪塞我，有必要吗？你真的是有病。自己和家里人的关系不好，就非要把我家里关系搞差了你才满意吗？你一点家庭观念都没有，所以你觉得的我妈在无理取闹，是因为你根本不明白父母在想什么，你这种自私的人，就知道自己。

Nana：我自私？我家里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指教。我还真的谢谢你给我看你们家这一出母慈子孝的闹剧，儿子撒谎，母亲装模作样，两个人各怀鬼胎还假装和和睦睦？我跟家里关系好不好，你知道什么？

蒋桦：那我问你，你准备考研的事情，你家人知道吗？

Nana：我考研是我自己的事情。

蒋桦：对啊，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的家里人什么事情都不关你的事情。

蒋玉禾：桦桦，娜娜，你们别吵，我头疼。

蒋桦：妈，对不住了。我坦白了，我是为了哄您开心在请她回来假装女朋友的。我就希望您别老是喊我回来上海，我得挺好的。

蒋玉禾：妈妈这么开明的人，没催过你结婚吧，你干嘛非要弄这么一出？

Nana：笑死人了，你根本不是宽容开明，你觉得你儿子不跟你学包蛋饺你不开心，你儿子学画画你不开心，你就心里明明在意要死，但是又害怕失去你儿子，所以才自己骗自己，装成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两个人都在扯谎，其实害的是自己！

蒋玉禾：是啊，我是假装开明内心计较，可是又怎么样呢？我爱我儿子，我愿意为他迁就忍耐，有什么错呢？

Nana：你根本不是爱，你只是为了感动你自己罢了，你根本不愿意去理解你儿子，你儿子明

明那么有画画的天分，你却一心只想让他困死在你这个小家里。

蒋玉禾：我要是想困死他，他还有什么机会去北京，我只不过希望男人可以先成家再立业罢了。

Nana：是啊，就是你这种思想，让他非要找个人演女朋友啊。

蒋桦：nana，够了。你别说了。闭嘴。

Nana：就是你们俩永远要靠欺骗来沟通，营造一个假象的美好的家庭氛围，才让你们关系变成这样。接受现实这么难吗？

（新闻播报着武汉肺炎的事情）

Nana：你爱你妈妈，你妈妈也爱你。可是我，也想我的家人啊，我也想和他们在一块吃顿饺子，看看春晚啊。

（沉默）

蒋桦：nana，对不起。

蒋桦：你们都别气了，好好吃顿饭，无论是什么身份，这现在在外面乱糟糟的能坐在一起吃顿饭，也是缘分了。

蒋玉禾：喔唷，这大过年的，在外面旅馆出钱都不会让你住，看到你是武汉人直接给你送去隔离了哦。也就是蒋妈妈我心肠好，不然她能往哪里去。就算是为了感谢他们配合演戏也不为过。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的，还在这里摆脸色。

Nana：你！蒋桦！

蒋玉禾：你什么你，我讲的是事实好不咯？

蒋桦：妈妈，这不是一码事儿。您这是道德绑架。

蒋玉禾：绑什么架哇，我拿绳子捆着她了吗？她自己要拎拎清好不咯，我们老话讲叫识趣。识趣你晓得吧？

Nana：别别别，我不识趣，我没良心。我算是明白了，我是武汉人就活该我倒霉呗。我落到你们家了，我就该感恩戴德，赶紧跟蒋桦结婚，最好明天就给您生孙子，当你们家童养媳才行。举报我？呵呵。算了，不用你举报我，我现在就打电话举报我自己。

（Nana 给社区打电话，蒋桦争抢）

Nana：喂，居委会吗？我是武汉人，快来隔离我啊。

蒋玉禾：你让她打，看看大过年的她倒霉，还是我倒霉。

（推推搡搡，蒋桦想抢过电话，蒋玉禾不让，两个人争执不小心打翻了东西，弄到了蒋桦身上，蒋桦叫疼）

蒋玉禾：弄到哪了？

Nana：你没事吧？

（蒋桦检查了一下伤口）

蒋桦：没事。就是淤了一块。够了。别闹了。别跟我妈计较了。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我活该。

明天我就开车带你去火车站看看，实在不行我就开车送你回武汉。

Nana：好。

蒋玉禾：好啊，好！

（席间无话，沉默，收拾完彼此各自回房间。Nana 蒋桦下场。）

蒋玉禾：你俩开车去火车站把我也捎上，回来的时候去看看你爸，买戒指的钱省下来正好挨着你爸买块地，谁知道我哪天就去了呢。

（没有人回应蒋玉禾的话，蒋玉禾缓过气来，盯着桌上的饺子，端起来，将盘中的饺子一个一个用手抓起来塞到嘴巴里。这时窗外响起跨年的钟声和倒计时。蒋玉禾端着饺子盘子，拉开窗帘，窗外一片烟花灿烂（影像呈现焰火表演）。）

（舞台上其他区域逐渐暗场，一束追光打在多人厅区域。nana 手拿面具上，她坐到没有人坐的那把椅子上，为自己戴上面具。）

Nana：欢迎各位小哥哥小姐姐来到神秘恋人多人语音直播厅，这里上你们的主持 nana。欢迎来到直播间，点关注不迷路，七分喜欢刷礼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你要说甜甜的话。

主播 1（萝莉音）：春风十里，不如相遇有你。狭路相逢勇者胜，温柔只给意中人，我是超可爱的一号麦小熊。

主播 2：（少女音）：我是二号麦维多利亚。

主播 3：（气泡音）：我是三号麦扶苏的小蛮腰。

主播 4、主播 5 等类似，自我介绍的声音甜美又机械，此起彼伏。

.....

Nana：欢迎木滑来到神秘恋人直播间，谢谢木滑送的礼物。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问题是，你们生活中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邀请木滑小哥哥上麦发言.....啊，小哥哥怎么拒绝了连麦申请呢？（念弹幕）你们说话就好了，我听着。啊，好的，那么继续我们这一期的话

题，你们生活中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呢？

主播 1:我怕黑。

主播 2:（十分做作）我最怕对象冷暴力了啦。

Nana :我前男友是乐队主唱，所以我现在最怕有男生跟我说他有音乐梦想。

主播 2: nana 姐是怕搞音乐的渣男啦！

主播 4:我感觉我没什么好怕的欸，我觉得我怎样都可以。

主播 3:嘿嘿，肺炎你怕不怕？

Nana :嘘，上次铁头给我们开会的时候说了，有些关键词不要在直播间里讨论。到时候被封了，你们谁赔？

主播 3:啊，好的好的，我刚刚口糊了。接下来小蛮腰给你说个恐怖故事，各位小哥哥小姐姐只要盯着天花板默数三十秒，转头就会看到我躺在你床上和你对象一起鉴赏夜光手表。

众人嗤笑。

主播 4:呵呵，我知道小蛮腰最怕女生酒量好，因为女生不喝醉，他就没机会。

主播 1:不是上次开会才说了，不让开车嘛？你们这口没遮拦的。我还是个纯洁的妹子啦。

主播 3:小熊，你少在新来的小哥哥面前装纯。（学萝莉音）小哥哥，小熊求带走。

主播 4:嘿嘿，点关注不迷路，小熊带你上高速。

Nana: 欢迎大大彭是小可爱进入直播间。

主播 1（萝莉音）：春风十里，不如相遇有你。狭路相逢勇者胜，温柔只给意中人，我是超可爱的一号麦小熊。

主播 2:（少女音）：我是二号麦维多利亚。

主播 3:（气泡音）：我是三号麦扶苏的小蛮腰。

主播 4、主播 5 等类似，自我介绍的声音甜美又机械，此起彼伏。

（弹幕提示音：木滑退出了直播间。）

（直播间暗场，其他地方亮，蒋桦窝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发呆，Nana 突然出来）

蒋桦 你还没睡？

Nana :睡不着。可能是想家了。

蒋桦: 不打个电话吗？

Nana: 打了也没用。我妈妈跟你妈妈不一样。怎么说呢，我跟妈妈的沟通有问题。比如我妈

妈有时候明明是想让我多穿两件衣服，但是非要说冻出病来别找我要钱，明明是想让我好好吃饭，非要说饿出病怎么办。我跟她分享工作的事情，她就说，呵呵，谁让你读的什么破专业。你懂吧，虽然是刀子嘴豆腐心，但是确实让我们的关系之间有了一些裂缝。所以，久而久之，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和他们沟通了。

蒋桦：其实，你可以试试，做家里面先改变的那个人。说真的，那你怎么办，考研的事情，你还不打算和家里说吗？

Nana：蒋桦，你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帮你假扮女朋友吗？

蒋桦：哎，我们不是在说你的事情吗？

Nana：你大学的时候，有一幅画叫《挂碍》，你记得吗？

蒋桦：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得奖的话，不过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奖项。

Nana：我入学的时候就在我们学校的画室看见了。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你画的那个月亮，你知道吗，就好像月亮什么都不说，但是它其实懂了所有人的悲欢离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特别适合你的这幅画。真的绝了。

蒋桦：其实，月亮哪能承担那么多人的悲欢啊，不过是月亮太过独特，而恰好每个人心里也有那么一个独特的地方。

Nana：你看你，你就这样，你其实特别清楚你的天分，你的能力，你也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人，所以你毕业到现在，你吃了多少苦你其实都觉得心甘情愿，因为你知道你心里有个目的地，你能达到。

蒋桦：也不是，我也迷茫过。

Nana：你别跟我谦虚了。你现在还住在那个地下室吗？

蒋桦：早好多了。

Nana：真好。

蒋桦：搬一楼了。

Nana：噢。我跟你不一样，我毕业之后，回了一次学校，又看到了你的画，我突然决定要考研了。我知道，我不是那种特别有天分的人，也许你能成为艺术家，但我应该不能了。你也知道，这个行业，金字塔尖的，谁离开的天分啊。但我还是爱它啊，我爱毕加索，我爱莫奈，我知道我自己成为了不了闪闪发光的人，可我还是想努力的触摸到这些闪亮的美好的艺术，所以我决定考研，无论是做这个行业的什么工作也好，我只想继续待在美术行业，哪怕是为了你们这些艺术家打工，我也是心满意足的。所以，蒋桦。

蒋桦：嗯？

Nana：你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一定要成为你想要的样子。你身上有光，就应该在前面带路。

蒋桦：nana，你开心吗？

Nana：哈？我现在怎么可能开心？

蒋桦：啊，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唱歌给你听。我以前缠着我妈给我报过吉他班，会一点吉他。

Nana：那好啊，唱给我听听吧。

蒋桦：算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画画吧。

Nana：没事啊，你的吉他呢？还在吗？

蒋桦：在。在房间。

Nana：拿来。

蒋桦：你会弹？

Nana：试试。

月儿明 风儿轻  
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  
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  
其实我过的还可以  
月儿明 风儿轻  
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知道我睡得轻

第二幕 蒋家客厅 正月初一

（暗场，舞台中央声音传来）

蒋玉禾：我出不去了。

蒋桦：我出不去了。

Nana：我出不去了。

蒋玉禾：怎么回事？

蒋桦：门被封了？

Nana：外卖小哥打电话跟我说他送不进来我们这条弄堂？

扩音喇叭：前后这几条弄堂的居民记住了哈，1898号的蒋家，现在是重点观察对象。蒋家妈妈，你和你儿子还有那个武汉儿媳妇不好乱跑的哈。我们再重申一遍，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人一定要积德的啊。继续重申，带病回家，不肖子孙！不要走亲访友，你愿意去找人家，人家不一定待见你.....

（舞台中央亮，蒋玉禾站在圆桌前收拾家务。Nana举着手机直播，蒋桦在客厅中焦虑游走）

蒋桦：妈，我们家的门好像是被木头钉住了。外卖也送不进来。

蒋玉禾：（摔下手中的抹布）喔唷，何美琴现在出息了哦。都是街里街坊的，住在我家隔壁，她家媳妇坐月子的时候我还炖了好几次甲鱼汤给她媳妇下奶呢。怎么正月初一就在广播里瞎说八道，晦不晦气啊，吓吓吓！

Nana：他们凭什么这么做，这是违法的。我要打电话报警。

蒋玉禾：你怎么还要打电话啊，这不就是你打电话闹的吗！

Nana：阿姨，都这时候了，咱能不能别打嘴仗了。先想办法出去再说行吗？

蒋桦：我给社区打过电话了，说不是他们找人封的门，他们也不知道谁做的，可能是小孩子的恶作剧。让我们找隔壁邻居帮帮忙。

Nana：呵，哄小孩呢。谁家孩子现在闲的没事能出来啊。

蒋玉禾拉开窗帘，窗户也被木条封死，看不见外面的大楼。

蒋玉禾：那个，何家妈妈，依帮帮忙好不咯，帮我们把封条拆开。老李，李春生，李家大哥，我晓得依在家，依帮帮忙，我们一家子三张嘴总要吃饭的呀。喔哟，隔离也不是要把人饿死的呀。我们不到处乱跑的，但是我总要出去买菜的呀。

扩音喇叭：前后这几条弄堂的居民记住了哈，1898号的蒋家，现在是重点观察对象。蒋家妈妈，你和你儿子还有那个武汉儿媳妇不好乱跑的哈。我们再重申一遍，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人一定要积德的啊。继续重申，带病回家，不肖子孙！不要走亲访友，你愿意去找人家，人家不一定待见你.....

蒋玉禾：欸？是何家的囡囡吗？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依帮帮忙，帮阿姨把外面的封条拆掉好不咯。

何家女儿：蒋妈妈，你们家有外来人员，你们还是别出来了。居家隔离依晓得吧。

蒋玉禾：欸，街里街坊一场可不好乱说的，我们家又没人得病，难道我去年四月里咳嗽过一阵子，你们还得把我送进医院吗？

何家女儿：您要是疑似症状就更加不要出来了，我回家了，再会啊。

蒋玉禾：欸？欸？不是，我咳嗽啊，我没有，不是什么疑似症状啊。你这个囡囡晓不晓得听人讲话啊。

何家女儿：蒋桦也很危险的，依还是好好待在家里吧。

扩音喇叭：紧急通知，紧急通知，1898 号的蒋家现在进入高危状态。蒋家妈妈已经疑似感染，感染源头就是她儿子蒋桦，蒋桦的女朋友是武汉人，这是典型的二级感染。近期接触过此三人的居民注意了，居家隔离，赶紧自查。有异常状况立刻上报。继续重申，带病回家，不肖子孙！不要走亲访友，你愿意去找人家，人家不一定待见你……

蒋玉禾沮丧拉上窗帘，坐回到沙发上。Nana 蒋桦和蒋玉禾三人面面相觑，呆坐在客厅里。

舞台上光线渐暗，关于疫情的纪录片投影到三人身上，三个人被笼罩在关于疫情的影像中。

蒋玉禾：不就是比喇叭声音大嘛，我嗓门大得很。

蒋玉禾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扩音喇叭，打开扩音喇叭对着观众喊。

蒋玉禾：街坊四邻听听好哦，我是平安弄 1898 号的蒋妈妈。我没有病，我好得很，我平日里都给你们保媒拉纤的，你们好多人人生小人（上海俚语，小孩的意思。）之后都要来感谢我的。我没病，我好得很，我家儿子也好得很。我们一家子都好得很。我们是清白的呀。披了人皮就得干人事，这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不讲青红皂白，能算是人干的事吗？别到头来，疫情闹起来没死几个人，好好的男男女女被你们给活活拖死。你们一个二个怕死偷生的，只盯着自己的命值钱，我们三个人就合该死了吗？就是养条猫养只狗养个牲口，人的心也不能这样毒啊……

舞台上一声巨响传来，舞台上的光线恢复正常，一根挂着塑料袋的竹竿从窗帘后伸过来。

外卖小哥：您...您好，您的饱了没生鲜外卖到了。尾号 9958 的。

Nana 戴上口罩，上前，从口袋里掏出酒精消毒液对着竹竿喷了又喷，然后取下了外卖。

蒋桦：妈，我刚刚接到电话，居委会的人说一会儿帮我们吧木条拆了。但是我们要居家隔离，没有申请不能出门。

Nana：申请？向谁申请呢？

蒋玉禾：向谁申请都是虚的，拿着喇叭在这泼天盖地闹一通，他们自然耳朵也不聋了，眼睛也不瞎了。人呐，嘴上说着仁义礼智信，一个个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你被欺负了就得吭声，

你不吭声他以为你感觉不到疼。

Nana:阿姨，您别这么说，这也是非常时期。平时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

蒋玉禾：别说什么非常时期了，哪个时期又是常态呢？从来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罢了。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哦，真是……

蒋桦：妈，你少说两句。

蒋玉禾：哦哟，帮帮忙好吧，我讲实话，你还不好意思听了？你们不相信尽管去试试好了呀，你们申请到正月过完都不会给你们出去的。我倒是无所谓哦，她这个小姑娘怎么办，她要不要回家啦？她家里人担不担心啦？你当我是为了自己哦。你做人怎么现在就知道管自己啦。

Nana:阿姨。谢谢你还想着我。

蒋玉禾：我不是为你考虑哦，我是为你家里人考虑，家里人年纪都大了吧，我看你电话也不打回家，你家里人不担心的吗？家里人年纪大了什么防范知识都不一定学的会，小年轻还是要回去照顾一下吧。啧啧啧。

蒋桦：妈，你别说了吧。你的话真的太多了吧。

蒋玉禾：我话多？是啊，我说的都是废话是屁话，听不惯了，就别听啊。你可以自己继续躲在北京不回家啊，没人烦人你最开心了。

蒋桦：我什么时候说你说的话是废话了。

蒋玉禾：那你想说什么？我说的话都不好听，你说的话最好听是不是。也是哦，桦桦，租个女朋友回来骗我的这种谎话说得那么流畅，你多会说话啊。哄得我一愣一愣的，我前两天还跟人家说我快抱孙子了，现在是真的脸都丢光啦。

蒋桦：妈，你怎么又翻旧账？这事没完了吗？

蒋玉禾：你做的出来，怎么还怕人家讲啦？哦哟，这的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晓得吧。你很会说话哦，把我哄的跟三岁小孩一样，还女朋友，还订婚。

蒋桦：我做这么多，难道不是为了让你开心吗？

蒋玉禾：你爸爸虽然走得早，但是仁义礼智信妈妈都讲过吧。什么时候妈妈需要靠你扯谎来哄了啊？谎话说多了，难道没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吗？

蒋桦：如果我总是说真话，你倒是天天跟我吵架，我说点谎言哄哄你，还不是为了维护我们的母子关系吗？

蒋玉禾：在你心里面，妈妈就是这么不讲理的一个人哦？

蒋桦：这不是讲不讲理的事情。

蒋玉禾：那是什么事情哦？

蒋桦：我跟你讲不明白。我不想跟你讲话了。

蒋玉禾：那你就不要讲好了，你平时不在家，妈妈不也过的好的很，妈妈非要靠你撒谎哄哄才能过日吗？

蒋桦：好，那我就不说话了。

（两个人不欢而散，各自摔门归去，nana 愣在原地，尴尬离去）

（多人厅区域灯亮，多人厅背后的弹幕闪烁。）

主播 1：欢迎各位小哥哥小姐姐来到神秘恋人多人语音直播厅，要你做我的小公主，只吃糖果不吃苦。一号麦扶苏小蛮腰，我是最迷人的混蛋。

主播 2：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是与非。我是二号麦维多利亚。

主播 3：我是三号麦大大彭的小可爱。

主播 4、主播 5 等类似，自我介绍的声音甜美又机械，此起彼伏。

主播 1：各位小哥哥小姐姐新年快乐，我们今天赠送一波福利。只要您在直播间刷出游艇，我们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说你想听的任何话，注意，是任！何！话！哦！

主播 2：哈哈，但是车速太快可不行呢～

主播 1：好的，让我们欢迎天使妈妈进入直播间。

主播们：感谢天使妈妈大金主送出的游艇。

主播 1：我邻居惹我生气了，我想让你们替她给我道歉。好的没问题，请问您想听哪位主播的道歉呢？……随便。好的，麦甩三号。

主播 3：（播放煽情背景音乐）对不起，天使妈妈。看着你伤心的面容，我的心是秋叶般的失落与绞痛；我想对着你忧愁的眼睛，说声对不起，可是我没有那一份勇气……忏悔不够强烈，要谴责自己，我的邻居是女的，最好带着哭腔？啊，好的。（背景音停）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能和你认识已经是我的荣幸了。我居然还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真是猪狗不如，被猪油蒙了心。我没有骂我自己，我说的都是事实。我这种人丢到垃圾桶都不知道该怎么分类，我怎么赔脏了你的眼，堵了你的心，让你不顺气。我简直是五行缺德，命里犯贱。我这辈子惹上谁都不该惹上你啊。

主播 1：好的，感谢天使妈妈再次送出游艇。

主播们：感谢天使妈妈再次送出游艇。（此起彼伏，机械）

主播 1：欢迎荔枝烧酒进入直播间。听说今天有特别活动？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赠送一波

福利。只要您在直播间刷出游艇，我们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说你想听的任何话。任何话哦。

主播 2:亲爱的，我一直放不下你，我很后悔和你分手，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跪下来求你不要走。

主播 4:刘子扬，你这个渣男。唯有你最深得我意，也只有你最不识抬举。

主播 5:我再也不想学英语了，高考给爷死。

主播 1:等这次隔离结束我就和你离婚！

Nana：妈妈，我好想你。我.....我现在被困在家里的小区里了，你和爸爸去医院了之后，我好像也开始发烧了。我好害怕，我看了网上的隔离日记，我好害怕我也会失去你们，我害怕我也一夜之间.....

一声刺耳的忙音响起，多人厅的灯光骤黑。Nana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举着手机。

Nana：（失落的）我害怕我也一夜之间，全家都死了。

（舞台的中央亮起一束追光，NaNa 在一块白布的后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她的样子，蒋桦在白布前面，如同描红一样，在白布上勾勒 nana 的样子。）

蒋桦：你们身上有过瘀青吗？对，有时候磕到碰到了，身上会有的一小块青斑。它不算伤口，不会流血，甚至你不碰它的时候，它好像都不会痛。可是它就在那里，莫名其妙地在那里。我有时候会想啊，这是不是皮肤创作的艺术品呢？就像是我们人会画画一样。显然不是的，把痛苦赋予审美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歌颂是可耻的，痛苦的唯一意义就是痛苦本身。如果你开始赞美它，不是说明痛苦痊愈了，而是你没救了。（笑）

蒋桦：我的名字，叫蒋桦。可是我很少讲话。他们说这个叫孤僻（笑），我不这么想。我们所说的表达，用声带嘴唇共同发出一些响动，真的能够让我和你产生交流吗？又或者我们打开自己的手机，用打出各式各样的文字，汉语英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聊着蔬菜天气性爱体验，分享段子偶尔也自己玩梗，然后等待点赞等待评论，等待其他人和你打出相似的话。真的会让你了解另一个人吗？就算我关注了她在所有社交网络上的动态，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当着她的面对她说出我喜欢你。就算我对她说了我喜欢你，她真的是知道我是怎样地喜欢她吗？（笑，看着自己的画，凝视，然后放下。）

蒋桦：（对着白布后面的 Nana）我喜欢你，你知道吗？

Nana：我知道。

蒋桦：你看吧，艺术创作就是一种类似于精神病的状态，当 Nana 成为我创作的一部分，她

就不完全是那个喜欢皱着眉毛生气的女孩，而是包含了我自己的凝视和倾慕。所以，往往会产生这种我能和她对话的幻觉。那你喜欢我吗？

Nana：喜欢。

蒋桦：完了。这次的幻觉，特别的幻觉。有点上头。

蒋桦：所以我选择画画。人都有言不由衷的时候，情爱也好，生死也罢，贪、嗔、痴、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都是说不出来的。但是色彩是不会骗人的。你的心里会有一个具体的景象，是开心是绝望，你骗不了自己。你说她是装傻还是真傻？她也不知道是和我心有灵犀，还是误打误撞，偏偏那么懂我的画画，却又完全不懂我想跟她说什么。害，我也就留着她给我皮肤创作的艺术品。哎哟。真的疼。

（换场，蒋桦收拾东西，蒋玉禾拿着汤勺在几扇门之间走来走去，Nana 回到一角随后用各种姿势看着手机、画画、看书，自顾自地笑起来或者生气。

蒋玉禾：我怎么觉得这屋子这么空？蒋桦，蒋桦，蒋桦。我怎么觉得这个屋子这么空，你帮我找找是不是家里什么东西丢了。这家里肯定有什么东西丢了。汤勺，沙发，空调，大衣柜，我的结婚证，你的奖杯。还有什么不见了？哎呀，上次送去何美琴家里的汤碗还没拿回来。

舞台上扔上来一个搪瓷碗，紧接着扔上来一堆破旧的运动鞋，羽毛球拍，几十年用的手电筒，一堆蒋玉禾从前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的老物件。蒋玉禾上前翻找了一下，把勺子随手放到了沙发上。

蒋玉禾：我怎么觉得这手里这么空？Nana，nana，nana。我怎么觉得这个屋子这么空，你帮我想我要做些什么。我记得我是应该做些什么的，衣服洗了，地也拖了，被子晒不了……

Nana：阿姨，你是不是该做饭了？

蒋玉禾：是的，是的，我是该做饭了。欸？我汤勺呢？桦桦，我的汤勺呢？桦桦，你和妈妈说句话啊。

蒋桦：我说了，我不跟你说话了。

Nana：这句不算吗？

蒋玉禾：桦桦？你说什么？

Nana：你妈妈完全忘了跟你吵架赌气的话了。

蒋桦：忘了，我就再说一遍，我说，我不想和你说话了，你也别说话了。

（舞台上无人回应，蒋玉禾尴尬站立在舞台中间，左右为难，小心翼翼。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呆立了许久，蒋玉禾慢慢转身，将舞台上的一片狼藉慢慢收拾回原位。然后躲到一扇门后面。）

蒋玉禾：吃饭了。（Nana 和蒋桦离开各自的空间，来到客厅吃饭）

蒋玉禾：我睡觉了。（Nana 和蒋桦放下碗筷，回到各自的空间）

蒋桦：妈.....

蒋玉禾：我睡觉了。（Nana 和蒋桦放下碗筷，回到各自的空间）

（蒋玉禾在房间，轻声喊 nana 到房间。Nana 刚进到房间，蒋玉禾就指着一盒口罩，是一她带上。Nana 照做）

Nana：阿姨，您怎么样了？

蒋玉禾：我生病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了新冠。

Nana：不可能啊。您也没接触过什么外人，难道传染源是我？

蒋玉禾：别瞎说。你得好好的。你听阿姨说，阿姨年纪大了，抵抗力没有你好，很正常，我今天量了一下体温，我发烧了。

Nana：那我告诉蒋桦去。

蒋玉禾：别。我不想让他知道。

Nana：那怎么行，我们得想办法送你到医院去。

蒋玉禾：我不想到医院去。

Nana：那怎么行，不去医院，你怎么办啊。

蒋玉禾：你听阿姨说，阿姨之前和你吵架是不对，但是你知道，那么这样骗阿姨，阿姨真的很伤神的。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普通发高烧了。

Nana：这个时期，普通高烧也得注意起来啊。

蒋玉禾：可是，你想想，去了新冠的门诊，就算没病，也可能染上病。

Nana：那倒是真的。可是怎么办呢？您也不能就这样在这躺着啊。

蒋玉禾：我吃了退烧药了。我觉得我可以熬一熬，等明天看看有没有事情，如果没有事情，应该就不会是新冠，但是如果有事情，你们就快点跑。

Nana：跑？

蒋玉禾：哎哟，这都不明白吗，离我这个传染源远远的。

Nana：阿姨，您要是真有事情，我们都跑不掉的。咱们是有难同当。我还是跟蒋桦说一下吧。

蒋玉禾：你别去，你去我就一口唾沫把病毒传染给你。

Nana：阿姨，你何必呢。

蒋玉禾：我刚刚就是在想啊，万一我真的是得了新冠，去见我老公的话，临死前能看到我儿子有你这么个女朋友多好啊。而且，我觉得桦桦和你蛮搭配的。

Nana：阿姨，不合适，我和蒋桦，算是很好的朋友。

蒋玉禾：有什么不合适？哎哟哟，我头疼。

Nana：阿姨你还好吗？

蒋玉禾：你给我准备两条毛巾行吗？阿姨实在是麻烦你了，明明是你来我家做客，还要你来照顾我。

Nana：阿姨，您别这么说。

蒋玉禾：麻烦你，还有，你千万别和蒋桦说。

（Nana 对着蒋桦屡次欲言又止。Nana 和蒋桦两人呆在各自的空间，隔空对话）

蒋桦：你想说什么吗？

Nana：我想说，你不该这么对你妈妈的。

蒋桦：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说那么多话。

Nana：可是她不说话，能做什么呢？无休止的做饭，扫地，洗碗，打扫屋子？还是像你一样在房间里画画？你不觉得这对她来说太残忍了一些吗？你有你自己的内心世界，你的精神花园，那个世界里她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以不用存在。她只不过是想要通过不停地说话，让你

看到她，让你偶尔也呆在现实生活里和她真正地生活在同一个房间罢了。

蒋桦：你这么说倒是我自以为是了？如果你现在在自己的家里，你也会感到窒息吧。你那么会体谅家里人，那么会说话，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你家里人说你考研的事情？你现在还有钱维持不工作准备考研的生活吗？还是就靠你做这些什么狗屁直播？

Nana：你非要这么说话吗？我自己能挣钱，能维持下去，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蒋桦：我不是这个意思。

Nana：我和你说过了，我不喜欢和家里人分担我的事情，是因为每次就算我和家里人分享，只会徒增烦恼，我说我生病了，我妈说都怪你自己不好好注意身体，我能这么说？我每次分享完我的难过不安，获得只是更多的责备和不理解，久而久之，带上面具生活就是我的状态。

蒋桦：累不累啊？

Nana：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我妈妈认为只要我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就一定是有坏事发生。我觉得，这跟网络直播一样，我只要当一个单纯的乐天派，所以人都会喜欢我。谁不喜欢乐观健谈的人？何况，就是在就在让自己高兴的过程中，也不乏一存在的真实的快乐。

蒋桦：那你还会开心吗？

Nana：可是你让在意的人伤心了，你自己也不好受。这是事实，如果一件事情真的正确，那它怎么会让所有人都不舒服。

蒋桦：如果一件事情真的正确，它会让习惯了错误的人不舒服。我请你换个角度来想一想，你能忍受自己的私人的空间一再被侵占，完全喘不过气来吗？

Nana：我一直在忍受，并且，现在我决定我会一直忍受下去。这个世界上不可更改的事物不多，尤其是我们生活的当下。突然中断、前后矛盾和出其不意，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遍情况。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东西甚至已经成了他们的现实需求，除了突然改变和不断寻找新的刺激之外，他们的想法不再得到满足……我们不再能够承受任何具有持久性的事物。我们也不再清楚如何使厌倦乏味开花结果。齐格蒙特·鲍曼管这个叫流动的现代性。我珍惜那些能够束缚我牵绊我的事物，因为它们更加能够让我感受到永恒。

蒋桦：齐格蒙特·鲍曼是谁？

Nana：考研资料里面的一个大师。

蒋桦：牛逼。你说的这些，我不懂。我只是觉得你好像和我从前认识的不太一样。

Nana：你认识的我是什么样子？长发？短发？俗气透顶，口无遮拦，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可是这些真的就是我吗？或者说，仅仅这些，就是我吗？你从来没有真的试图去了解谁啊（笑），你热爱那些物品胜过于爱人，爱自己又胜过于爱物。我也好，你的妈妈也好，从

前喜欢过的人也好。你热爱的是人为你带来的便利，对你情感的刺激。你不爱人，也不会爱人，你只是爱你自己。

蒋桦：那你会爱我吗？不考虑你刚刚说的那些，你会爱我吗？仅仅是一个人格，对另一个人格的赞赏和喜爱。你会吗？

Nana：我不会。不是因为我无法脱离我们所说的那些表象，而是我并不赞赏你的人格。从前或许会有一些欣赏，但是现在彻底没有了。蒋桦，孤僻没有错，不合群也不必悲伤。但是只看得到自己的痛苦，听不到别人的哀嚎，才是真的可耻。你不能自己关上了房门，怪别人疏离你。很多时候，就算假装的快乐，也是快乐。我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用不着你指责我，我自己先指责我自己。但是我愿意承认我错了，你不愿意，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蒋桦：我们俩直接最大的不同是我是男的，而你是女的。

Nana：现在这样的情景，你这样说并不会让我觉得你幽默。

蒋桦：或许我们都可以心平气和一点。我不是你说的那样。至少不全是。我不知道要怎么为自己辩解，我们俩的对话也不是谁对谁的审判。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做不到的事情，也许互相体谅和退让，比强行破坏谁的状态更符合现在的社交礼仪吧。就好比，我妈妈逼着你给家里人打电话，你不烦吗？

Nana：我给家里人打过电话。唉。有些道理我和你都懂，但是有一些人，她们真的需要懂吗？比如你的妈妈。你跟她说，你含在嘴里，放在心尖上，恨不得把自己揉碎了掰开了融进他骨头缝里的儿子，要和他保持一个有礼貌从社交分寸。强迫她去理解这些，你心里不觉得愧疚吗？蒋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蒋桦：可是，我真的没办法长时间维持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已经长大了，我二十七岁了，我独自在另一个城市生活了五年，这五年间我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长出了那么多白头发，我甚至不知道她去年四月感冒了。同样地，她也不知道我早就从那家国企辞职去了一家小工作室，我偷偷在身上纹了文身，我喜欢变得喜欢吃咸吃辣，她做的那些蛋饺小馄饨，我其实不太能吃下。可是这些事情，你犯不上特地郑重其事地跟她讲，也没必要因为这些小事情来破坏你们直接的平衡。我要怎么办呢，我只能当个哑巴，当个家里的摆设。我把我自己当个哑巴，这就是我爱她的方式。你们不会连一个哑巴要求周围安静一点，都觉得过分吧。

Nana：蒋桦，你说的道理是在城市里我们和拼房的室友共存的礼仪，不是和家里人相处。相处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你喜欢吃辣椒，我不喜欢吃，我完全不吃，但我也可以买给你吃。

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在北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忍受那么多艰难的事情，可是你妈妈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你都气急败坏，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爱，它让你在意这一切，同时又给了对方伤害你的机会。可是每个人不都是要为爱的人，爱的事物，比如你爱的画画，牺牲一些什么吗？你怪你妈妈不告诉你她四月感冒了，你就在你眼前身体不舒服你关心吗？

蒋桦：我妈怎么了？

Nana：你妈妈，额，头疼。

蒋桦：头还疼？

（蒋桦和 Nana 各自立场。舞台上其他区域逐渐暗场，一束追光打在多人厅区域。nana 手拿面具上，她坐到没有人坐的那把椅子上，为自己戴上面具）

Nana：欢迎各位小哥哥小姐姐来到重新开厅的神秘恋人多人语音直播厅，这里上你们的主持 nana。欢迎来到直播间，点关注不迷路，七分喜欢刷礼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你要说甜甜的话。

主播 1（萝莉音）：春风十里，不如相遇有你。狭路相逢勇者胜，温柔只给意中人，我是超可爱的一号麦小熊。

主播 2：（少女音）：我是二号麦维多利亚。

主播 3：（气泡音）：我是三号麦扶苏的小蛮腰。

主播 4、主播 5 等类似，自我介绍的声音甜美又机械，此起彼伏。

.....

妻子：我和我老公结婚二十三年了吧，也有可能是二十四年。我记不太清了。今年秋天的时候，就是大闸蟹刚上市的那阵子，我们讲好要离婚了的。等今年过完就离婚。

主播 2：宝贝，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妻子：啊，对。那时候讲的等过完年就离婚了嘛。家里小人也同意了。其实我最开始觉得不离婚都可以的，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了。现在隔离在家这么多天了，天天就看着他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真的气人的哇。刚开始两天还做做年夜饭吃吃，看看晚会。还觉得没什么难受的。可是后来就没事做了，就在一起刷刷手机么好了。可是现在手机也看得累了，我也不想同他讲话了。我就望着他哇，我就在想，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还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话讲？我们恋爱谈得蛮短的，压了几次马路就结婚了。你说要谈得上爱对方吗，也不是书里写的那种吧。一开始共同生活，他不多话，我也不爱惹是非，

两个人安安静静的，我做饭，他吃饭，他挣钱，我也上班，两个人一起换了大房子，也买了车子，两家的老人也蛮和气。可是到今年，到这次被闷在家里之后，我才发现我们两个怎么这么客气，甚至是，生疏。我女儿讲，我和她爸爸是没有爱的。可是爱究竟是什么呢？两个人非要有爱才能有话讲吗？我不明白。我也不想这样下去了，可是什么时候才能离婚呢？

主播 2：（小声嘀咕）怎么最近老是碰到这种客人……真扫兴。

主播 3：姐妹，跟你说，像你种种情况，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你离婚了，奋斗了大半生的财产就没有了哇，万一他带个小的回来，你的那些东西要分一半走，那一半里有你的心血的哇。

主播 1：是的是的，而且这种情况，熬两年他就折腾不动了。爱情不爱情的不重要，不能让自己的东西弄脏了。

Nana：其实，像你这种情况，外人不好插手的。我想给你念一首——

主播 2：欸？主持人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没声音了？

主播 3：不知道，可能网不好，卡出去了吧。麦显示是有声音的。

Nana：我想为你念一首我最喜欢的诗人写的诗，叫做《生活之奴》。一切事物的单调包围着我，就像我进了监狱。而今天是我狱中岁月中的一天。不过，那种单调只是我自己的单调。其实，每一张即便是昨天与我们相逢的人面，在今天也有了完全不同之处，因为今天不是昨天。每一天都是特定的一天，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另外的一天与之相似。只有在心灵中，才会有绝对的同一（尽管是一种虚假的同一），使很多事物与很多事物相类聚并且被简化。世界是由海角和尖峰组成的，我们的弱视症使我们只能看到四处弥漫的薄薄的迷雾而已。

我希望能够远走，逃离我的所知，逃离我的所有，逃离我的所爱。我想要出发，不是去飘渺幻境中的西印度，不是去远离其他南大陆的巨大海岛，我只是想去任何地方，不论是村庄或者荒原，只要不是在这里就行。我向往的只是不再见到这些人面，不再过这种没完没了的日子。我想做到的，是卸下我已成习惯的伪装，成为另一个我，以此得到喘息。我想要睡意临近之感，这种睡眠是生活的期许而不是生活的休息。靠着海边的一个木棚甚至崎岖山脉边缘的一个山洞，对于我来说都够了。不幸的是我在这些事上从来都是事与愿违。

（多人厅的灯光逐渐暗淡，蒋桦的画画的角落亮了起来，他就躺在他的那堆画板颜料之中）

蒋桦：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不会有其他的法律，因为这条法律必须被人们遵从，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奴隶，还有一些人则是强制之下被迫为奴。我们

所有人对自由怯懦的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努力生活是如何与我们般配——因为一旦自由降临我们，我们全会将其当做一件太新鲜，太奇怪的东西避之不及。甚至，我刚刚表达了我对一个木棚或山洞的愿望，希望在那里接触一切事物的单调，我真正有胆量动身去那个木棚或山洞么？单调一直存在于我的内心，我知道并且理解这一点，我是否因此就再也不能从中解脱？到哪里都是窒息，因为无论我在哪里都是我在哪里，当整个事情与空气无关而是肺出现了毛病的时候，我的呼吸还能在什么地方得到改善？谁说我能情不自禁地呼唤着纯净的太阳和空旷的田野，还有明亮的海洋和广阔的地平线，而不会再惦记我的床或者我的食品？不会再走下八段楼梯来到街上？不再会拐进街角的烟草店？不再会对身边闲的无事的理发匠问候早安？

我们周围的一切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以它的血肉和生命的一切经验渗透着我们，就像巨大的蜘蛛之神布下的网，在我们轻摇于风中的地方，轻轻地缚住我们，用柔弱的陷阱诱惑我们，以便我们慢慢死去。一切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一切。

（蒋桦走出了房间，走到她妈妈的门前，想去看看，好几次来回，都没鼓起勇气进去，刚想开口）

蒋桦：妈。

（一声巨响传来，舞台上全黑。）

Nana：（率先跑进房间尖叫）阿姨！阿姨！阿姨你有什么事情下来再说，你犯不着想不开。

第三幕 蒋家客厅 日 内

（Nana 蒋桦和蒋玉禾三人端坐在客厅沙发上，蒋玉禾的一条腿打上了石膏，三人呆坐在客厅里。舞台上光线偏暗，关于疫情的纪录片投影到三人身上，三个人被笼罩在关于疫情的影像中。舞台上充斥着关于疫情报道和煽情诗朗诵的声音）

Nana 我其实挺喜欢过年的。（面对着观众，和蒋玉禾无交流）

蒋玉禾 其实人一辈子无非是求个清白。过不过年的无所谓，该弄明白的事情得弄明白了。

那些个杀人放火的都不愿意背个骂名，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啥事体都没做，怎么就要被冤枉。

Nana：有时候你觉得你的生活糟糕到顶了，倒霉到不能再倒霉的时候。但凡有点儿可以假high的机会你都会倍加珍惜。主要是，生活也不能更差了，你再不高兴起来，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蒋玉禾 其实我儿子真不是那种，你们讲叫什么，妈宝男。我能管他多少，我把他捧在怀里随身带着。我把他做成标本，挂在我家里客厅？不可能的呀。怎么你们可以提那么些要求，要空间，要自由，要安全感，要轻松自然。我讲两句话都是多余呢？那按你们这么讲，我的空间在哪里？我不用有空间的咯？

Nana 我其实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每一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每分每秒。我以为我早就习惯了没有归属感的生活，我其实不太爱回家，也不怀念跟家乡有关的一切。可是从这一次开始，我才真的意识到爱。对过去的爱，对家人的爱，对所谓的故乡的爱。那是一种纵然远离，但是仍然牵绊着的，拉扯着我。不是电视里诗朗诵一样的爱，不是任何一种诉诸文字的爱，不是喜欢手冲咖啡，中央空调，艺术画廊那样的爱。它满面尘土，它狼狈不堪，它让我一想到它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我就泪流满面。我们所谓的逃离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愿意再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以为不喜欢的，真的是我们不喜欢的吗？

蒋玉禾 我年轻那阵子哦，害羞。走路都是低着头，贴着路边边走的，但是约我看电影的男孩子也蛮多。有一个戴眼镜的男生，长得也是白白净净的，也欢喜我。但是他也太害羞了呀，两个人坐在一起半天都只有脸红的份儿。他支支吾吾说想同我交朋友，我心里一热，就跑了。后来我就不见他了，也没跟他说好不好。后来么，我也没有见过他了。前年去淡水路的时候倒是看到一个瘦巴巴的老头，望着蛮像他的。怎么那时候白白净净的男孩子，也会老呢？

Nana 从今天起我要赞美世界，赞美万物，赞美所有的爱 and 美德。生活确实太糟糕了，所以对待那些仅存的爱，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等隔离结束我就要去恋爱，我要告诉家里人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考研。蒋玉禾 不讲话就不讲话吧，我也不是真的要讲些什么才活得下去。可是，凭什么呢？我是凭什么不要讲话。

Nana：就算他们提出反对，可是被反对，然后挣脱，不也挺有意思吗？这不就是人生吗？

蒋玉禾：还好一切顺利，我的烧退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蒋桦：妈妈，我找到你的汤勺了。我们来包蛋饺吧。

（舞台上投影消失，灯光全亮）

三人恢复日常的状态，围在圆桌边上做饭。Nana 和蒋桦给蒋玉禾帮忙，其乐融融。

多人厅亮起，主播们吐槽着隔离的生活。

主播 1：欢迎各位小哥哥小姐姐来到神秘恋人多人语音直播厅，要你做我的小公主，只吃糖果不吃苦。一号麦扶苏小蛮腰，我是最迷人的混蛋。

主播 2：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是与非。我是二号麦维多利亚。

主播 3：我是三号麦大大彭的小可爱。

主播 4、主播 5 等类似，自我介绍的声音甜美又机械，此起彼伏。

主播 1：你们有没有什么适合两个人的游戏，我和我妹妹待在家里一个星期做了十八个蛋糕了。我们家狗现在看到我们打鸡蛋都会吐。

主播 2：我还以为小蛮腰是和女朋友在家呢，刚想提醒你要注意避孕。毕竟现在怀孕了，只能生下来。连去医院的机会都没有。哈哈哈哈哈

主播 3：你们别说了，我妈现在已经无聊到给我家里的猫办单身 party 了。我怀疑它在暗示我，但是我没有 evidence。

主播 5：我爸那天闲着没事要和我吵架玩，我就说，都怪你以前不让我早恋，搞得我现在万年寡王。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跟我说，他这是为我好。要是他不拦着我，我年仅十三岁就要承受我没人要从残忍真相了。卧槽，我直接裂开了呀。

……

蒋玉禾：娜娜，我觉得你真的是个好孩子。

Nana：阿姨？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蒋玉禾：你很善良。阿姨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Nana 和蒋桦不明所以地笑了）

蒋桦：（尴尬）妈，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了吗？Nana 只是我的学妹，我们不是……

蒋玉禾：我知道的呀。你不是要考研吗，你家里人不支持你，阿姨支持，实在要是存款不够了，来阿姨家住，阿姨给你做饭吃。女孩子，多读书挺好的，世界那么大，不去逛逛可惜了，不能一辈子跟阿姨一样。

Nana：阿姨，你也太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报你啊。我只能以身相许了。

蒋桦：啊？什么意思？

Nana：我的意思是，不然咱们义结金兰吧，以后我就不是蒋桦的学妹了，我就是他小姨。哈哈。

蒋玉禾：好啊好啊，咱们拜把子。

蒋桦：不是，你们今天又是闹什么？妈你是不是烧糊涂了？前天才说隔离完要带我妈妈去蹦迪，今天又在这义结金兰。你们要干嘛？

Nana 和蒋玉禾相视一笑，不理睬蒋桦。这时蒋玉禾的手机响了。

蒋玉禾：哎呀，肯定是我的外卖到了。

蒋桦：妈，您又买了啥？

蒋玉禾：我给你们做点饭呀，不买点新鲜的菜怎么行。等你们会北京了，可就吃不到我的手艺了。北京不是那个什么，传说中的美食荒漠嘛。

Nana：阿姨！

蒋玉禾：啊啊啊，好的。饭圈大忌，切勿什么来着？

Nana：拉踩！

蒋玉禾：是的是的，拉踩。

蒋桦无言以对，跑去窗户边透气。

蒋玉禾：（接电话）喂，您好。今天怎么这么迟才送来啊，都超时了。什么？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啊。欸，我这就去拿。

蒋玉禾放下电话，表情骤变沉重。叹了一口气坐在沙发上。Nana 关切地凑上前来。

Nana：阿姨你怎么了？

蒋玉禾心情复杂地看着 nana 又看看蒋桦。

蒋玉禾：没事，没事。

蒋玉禾换鞋戴口罩，拿上酒精，下场。剩下两人保持原来的姿势不动。

外卖小哥：本来送你这单的人不知道是不是防护措施没做好，去拿外卖的路上直接倒在店门口了，被送去医院，也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听说不是那个病，但是谁清楚呢，我们都怕死了。

Nana：蒋桦？

蒋桦：怎么了？

Nana：你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蒋桦：你是说什么？

Nana：疾病，隔离，仇恨，短暂的互相依靠，信任，我们的悲伤恐惧，崩溃痛苦。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蒋桦无言以对，拉开窗帘。

蒋桦：你看。

窗外远处的大楼上的 led 大屏上滚动着“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字样。舞台上的灯光渐黑，黑暗中传来哭泣的声音。先是小声呜咽，然后是啜泣，哭诉，然后变成此起彼伏的号啕大哭。

全剧终